

澄海吳貫因著

史之梯

一名史學概論

史之梯

名 一

史學概論

吳貫因著

上海聯合書店刊

1930

目次

第一章 導言

史之定義 國史與帝王家譜 通史與政治史 國民歷史與階級歷史 斷代史之稱

修史等諸異代之體 事蹟與史料 舊史多無價值之史料 春秋亦多無價值之史料

第二章 史學與其他科學之關係

第一節 史學與統計學

人類嗣續之期限 馬爾梭一代二十五年之說 幾舜禹同爲皇帝孫而所傳世數差至

一倍之可異 舜是否老曾祖姑爲妻 湯與王季同爲黃帝十七代孫之可疑 周之世

系平均每代七十八歲以上始生子之可疑 史記無統計學常識

第二節 史學與考證學

史記解標萬新婦二日生子疑其妻有外遇之可異 高宗嘗讀傳說在於少時史記解夢
求說之死節句下 史記解應機則字之無稽 牧野之戰史記鋪張兩射軍容之可駭
文王以十二歲童子傾講男女懸經學家造謠之可笑 孔安國釋「有苗格」之真
誤 漢惠帝以十七歲青年卿一色衰年老之先朝舊幸臣全由司馬遷之捏造

第三節 史學與年代學

第一項

甲 人物生卒之年月

孔子十歲生子說之無稽 公孫龍二百四十二歲說之無稽

乙 書籍著作之年月

管子書引其死後之事十餘項 韓非子書引其死後之事四項 列子書引與歷史相反

之事 墨子書亦引其死後之事 晏子春秋引其死後之事七項 管子書有後世之思

想 關尹子書 後世之思想 老子書有後世之思想 大山謨對尚多而且工 五子

之辭 韻文彙雅爲亂前所未見 不合年代史料之不足採

第二項

春秋宣公八年之日食與西歷異而實同 阿拉伯人記黃巢亂事之發見

第四節 史學與天文學

光武時客星犯御座之真相 舊史記載女星在天文學上之價值 希臘名王殉國之時

日由天文學上發見

第五節 史學與語言文字學

汲冢周書之善用 殷墟書契之善用 元代歐人轉剛來華之發見 日耳曼民族大移

動之原因 東方西漸之發見 匈奴入歐洲之原因 漢和帝與羅馬崩潰之關係 歐

人經營亞洲西部之發見 英與希臘勢力之消長 亞洲西鄙白人失敗 漢武豐功偉

烈之發見 漢巴羅之由來 漢巴羅與哥倫布 漢巴羅與印甸人 漢巴羅與本草綱目 倭奴國之由來 倭奴之真意義 倭奴與大和

第六節 史學與考古學

葡萄何時輸入中國 中國何時能釀葡萄酒 葡萄酒初出現於中國文學上之面影 葡萄之最初發祥地 葡萄與亞州西南部各地之原因 中國各種發明是否皆漢族之功 中國南北民族其初是否同一文明 銅鼓發明及發見之諸說 銅鼓與馬錢及諸葛亮 銅鼓與羅馬 日本 銅鼓非漢族所發明 南洋盛行銅鼓之諸地 銅鼓與苗族 苗族創作之功 苗族對於中國文明之貢獻 苗族與蕭 華南與南洋在文化史上之關係

第七節 史學與生理學

武王八十一歲後始能生子之可疑 色姜七十二歲後始能生子之可疑 史記解開武姜生子之違反生理 實繁生後娘說之無稽 鯀妻育折生厲說之可疑 李母割左

駭生老子說之指緒 蕭何感昂結而生說之可矣

第八節 史學與社會學

有母無父之帝王 父母皆無之王佐 人類婚姻之五時期 有母無父之真相 女性

中心時代 從母得姓之原因 感生說之由來 伊尹生於空桑之素履 野合生于與

其時代之庸細庸行

第九節 史學與醫學

厭煩老年是否能一飯斗米肉十斤 陳琳之懷是否能愈曹操之頭風 曹操之養生法

是否談野葛至一尺 唐太宗食蛇虫是否無礙 漢哀帝病痿痺與野蠻重之矛盾 華

陀測胎兒男女法是否可憑

第三章 歷史進化之歷程

第一節 神話時代

神話之概況 希臘關於火之神話 紐西蘭關於火之神話 南洋關於火之神話 天

地開闢生靈古 天皇氏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地皇氏亦一萬八千歲 人皇氏四萬五千六百年 庖犧女媧蛇身人首 神農人身牛首 開闢至獲麟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 諸異說之真相 伏於神話背後之事實

第二節 詩歌時代

希臘之奧底雲伊黎雅 日耳曼之尼比盧寧詩經生民盛衰 烏殺武穆齊江漢 諸篇之詩史 詩史流行之二原因 蟲夫愚婦之歡迎韻文 韻文之興味與記憶力

第三節 小說時代

小說歷史流行之原因 小說歷史與社會文野之關係 歐洲之小說的歷史 日本之小說的歷史 中國之小說的歷史

第四節 資鑑時代

褒貶與勸戒 書法之作用 資鑑歷史之名著及其在社會之勢力

第五節 科學時代

客觀事實之保存 主觀成見之屏除 以科學鑑別史料考證史蹟

第四章 史家地位之變遷

第一節 侍臣時代

史臣之種類 太史 內史 外史 小史 御史 柱下史 左史右史 闕史州史
各項史臣之職掌 官書之多忌諱 史臣直筆之少 歷朝實錄之性質 古史除官書
外史料甚少

第二節 方技時代

史官與執技者流 史官地位下降之時期 史在下祝之間 儒與之史競爭 史官之
職技有八 卜 筮 醫 祝 巫 擇吉日 掌歷法 測氣候 誌災祥

第三節 代表君主時代

史實富於迷信之性質 孔子贊史官修史之權以歸之儲 舊史以帝王爲歷史之中心
帝王中心主義之表現 帝王與紀年 帝王年號之紛繁 計算年代之困難 帝王與
正統 正統論之氣稭 春秋爲正統論之濫觴 史家修帝王獎勵臣節 獎勵臣節之四
綱 史家臣節論之不合論理

第四節 代表國民時代

歷史非帝王獨占之舞台 國民活動爲歷史之背景 編史應著眼於文化之發展 文
化之消長不必與政治同其軌道 歷史應注意於社會之蛻變 民族衝突混合之時社
會必發生種種之變化 南北朝五季及元時社會之變化如何 歷史與進化法則
歷史科學之特色 歷史有起首而無終結 新史料與舊史料 人類歷史現在只
有幾章殘節 歷史進化之歷程 歷史上人智之進化 歷史上物質之進化 歷
史上政治進化之原則 歷史上教育進化之原則 歷史哲學之產生

第五章 史學與史料

搜集史料之難點有二 前代史料不盡可據 官文書之得失 古書在史料上之價值筆記雜錄之優點 諸牒碑銘之得失 古畫古像 在史料上之價值 神話歌謠之背景及其勢力 古器物與史料 古建築物與史料 發掘古跡之價值 外國文書與史料 求新史料與諮詢書室 搜集史料之常設機關

第六章 讀史與論史

歷史與時間空間之關係 研究歷史今比古困難之點 研究歷史今比古容易之點
今之世界史與古之世界史不同 中國歷史之長爲現世各國之冠 五千餘年之中國
史與一百五十餘年之美國史 歷史空間之擴張 讀史之方法 讀史之目的何在 帝
王歷史讀本與平民歷史讀本 選擇歷史讀本之法 傳信之史與別有作用之史 春
秋非信史 春秋之作用 春秋無事而虛填日月之可異 春秋是否斷爛朝報 綱目
與春秋局病 史與經之別 禮記詳淫之怪論 趙國摩史母爲國史之記載所困
甲午中日戰役中國敗降之真是非 蜀武與吳射之真是非 戰勝國索原贖財國之責

- 書 湯誓仲虺之誥之信用何如 泰誓之宣傳比諸非爲巧妙 泰誓是否言稱其實 讀
史非爲本民族之習慣所困 日本尊崇本民族之神話 歐人輕侮匈奴之口吻 古以
斷髮爲變風今以斷髮爲美俗 研究他民族風俗習慣之必要 論史應注意於其時代
之背景 社會之變遷隨時代潮流而變遷 人物之價值隨時代思想而升降 地位不
同則標準之標準亦異 史蹟之因果關係 中日國體之殊由於歷史上造因之異 龜
鼎與子喻譚讓同而結果異其故安在 伊尹放太甲，司馬師廢曹芳，行爲同而毀譽
異，其故安在 史蹟之利害相倚 前清駐防政策之得失 德國經營膠澳及膠濟鐵
路之得失 目前之利害不必爲將來之利害 論史應爲綜合之觀察總利之估價

第一章 導言

何謂之史？記載人類能發生影響之種種言動，俾得以播諸當時，傳諸後世。若是者，即謂之史。明乎史之天職，在記載人類能發生影響之言動，則前代之史，衡以今日之含義，有將大貶損其價值者。此固由當時學術之幼稚使然，而爲闡明史學起見，此種缺點正不容畧而不講也。今試由空間上論之，史之含義，既在記載人類能發生影響之言動，則記載之範圍，當包括人類全體，不能限於一部分。即曰瀛寰未通以前，只有國史，而無世界史，然國史之範圍，亦當包

括國民全體，不能限於其中一階級。而古代之史，往往以帝王爲主體，對於帝王一人一家之事，記載極詳，若國民方面之動作，則置諸度外焉。其最可笑者，如皇極經世，於夏后相爲羿所逐之後，缺四十年不書，若以歷史爲帝王之專有物，故皇統中斷，即國史亦中斷。史識如此，寧非可駭之尤？故此種史裁衡以今日之史學，只能謂爲帝王之家譜，不能謂爲國家之歷史也。其有進於是者，則於帝王之外，凡名臣循吏之言行，皆著錄焉。要以與一代治亂興亡有關之人物爲限。苟具此資格，皆可中選。比之前項，不能不謂其此善於彼矣。然此種史裁衡以今日之史學，亦只能謂爲政治史，不能謂爲一國之通史也。其再有進者，則不特知注意在朝之人物，又知注意在野之

人物。如：中國歷代之史，於記載在朝人外物，尙有儒林文苑方技隱逸等列傳，以網羅在野之人物，凡草野英才，皆加青眼，史壇之中，許其各占一席焉。然其記載之範圍，既只在智識階級，而不及於國民全體，此種史裁，亦只能謂爲階級之歷史，不能謂爲國民之歷史也。從此方面觀察之，上舉各項史裁，已如明日黃花，不能不處於退伍之地位矣。又再由時間上論之，史之含義，既在記載人類能發生影響之言動，然能發生影響之事，其因果之關係，往往間隔極長之歲月，而不必發生於同時，有今日獲收其果，而時機未至，其收穫須遲至在千百年之前者，亦有今日初種其因，而時機未至，其收穫須遲至數世紀以後者，歷史上能發生影響之事，既有此等複雜的因果關

係，則編史者應上下千古，竟委窮源，描寫其繼續活動之狀態，或停頓波折之狀態，使先民之精神，活現於日前，始能喚起讀者之興味。自班固作漢書，斷代爲史，其後歷代史裁，皆依此體，以一代興亡爲起訖，使史蹟繼續活動之狀態，爲此體裁，打斷鶴胎，致讀者無由體會國史一貫之精神，其弊不獨中於歷史之本體而已；卽一國之國民性，亦深蒙不良之影響焉。其尤荒謬者，則斷代之史，只以前朝爲終結，若本朝——修史者之本朝——之事，現代之人，不敢下筆，而必留以俟諸異代之人。故當帝政未倒之前，國民對於國史之認識，只能知前朝之事，若本朝——當時之本朝——之史蹟，概屬茫然，末由窺其真相。幸而我國易姓受命，其事頻繁，故得依朝家之鼎革，

逐代增修。若如日本之皇室，自建國至今，未嘗易姓，則直可以無國史矣。且以現代之人，修現代之史，則文獻俱存，欲考證以傳其真，爲事極易。若以俟諸易朝之後，則年湮代遠，史料半歸喪失，僅據一部分之官書，卽行編纂，其不至顛倒事實者幾希？故由此點觀察之，則自漢至明，所有斷代之史，皆非現代適用之國史也。又就史料之性質論之：史之含義，既在記載人類能發生影響之言動，苟其不能發生影響者，雖在王公貴人，其言動亦無可供記載之價值。誠以人類之言動，種類紛繁，非皆可充史料。例如尋常之一顰一笑，一言一語，一飲一食，一盥一浴，一洩一溺，斯固人人有之，日日有之。若編纂國史，而舉四萬萬人之洩溺盥浴顰笑等等，一一記載，微特徒滋笑柄，